



matyanguilwadhane ka vai

交棒

泰雅
其實很可愛

rako a vatvatek : mapipakatkat so pilingalingayan do ili

建立正面、深度的部落觀光經營模式

ya mipeyparo o ya tomalilis do teysa aka maataw a tao do karawan siciakoa ya, na akmey pacilolowan no pikeylilian no yancomin, yaro o ya mangay milingalingay do kakaasan a taotao, ta da ikakza o da kangay miwalam do kabowan no tao a ili. na ikablis no pimeymasawdan no yancomin aka no na ikatazoto no da pinizpian, da naknakmen o ka pia no pilingalingayan aka no piwalamen no tao, aka pakacita da so iweywawalam no yancomin. am tana mian so kapien no vazay am, amian so karaetan no vazay an, makman so da rana sazapen o pinizpia no tao, yarana mablis o pangaktoktowan no tao aka no makdeng a cicirawat no kakoa.

no pinakmen o kapia no pilingalingayan do ili no yacomin am, neymakdeng na vazay am, jito ngonongonoci o pangangavangan, ta panomaen o ngongyod a kapia no malovot a asaka ili, aka pangozay da do iweywawalam no makman sira dehdehdeh.

ya domket do vakong no 《原視界》 o vazay na no malavayo a Rokay si Muni Druluan, nimangay do ili do 司馬庫斯 a macinanao do vazay do iseysanan, tana sidongen na sira o malavayo a mapatnek so piveyvazayan do ili am, ma'ap na o vazay do ili a mowyt a mapiamoamoon so iweywawalam, kakmey asa da tao a malovot a mapakatkat so pimasawdan da asaka ili, yatey apia o da aapan sia so vazay a makeykeylian.

o ya mangay milingalingay do pikeylilian no yancomin a dehdehdeh am, inawey no ngongyod sira maka topos do pimeymasawdan no yancomin, a yaten a tao do ili am, ononongan o makakaday a iweywawalam do do keymimili takamo, ipipakatkat no panaotaowan so omranes do ili a dehdehdeh.

面對全球化社會，部落發展觀光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越來越多人喜歡往郊區流動，享受與熱鬧擁擠的市區截然不同的氛圍與景色。這為原住民族部落帶來許多正向改變，像是提升部落經濟，或是提供外來者更深入其境的旅遊體驗，認識原住民文化的獨特與美好。然而有利必有弊，最明顯的負面影響，便是促使部落的價值觀往資本主義、商業化的方向挪移，衝擊部落原先較為純樸的狀態。

建立正面、深度的部落觀光經營模式，最重要的原則是避免一味迎合城市的主流價值觀，而是建構屬於部落「自我詮釋」的正確基準與方法；遊客則必須學習尊重部落場域和禮儀。

本期《原視界》邀請魯凱族青年Muni Druluan到司馬庫斯部落，學習民宿觀光產業的幕後工作，除了幫助返鄉青年朋友，在摸索部落產業發展過程能得到充沛的養分，也讓大家見證司馬庫斯部落如何落實傳統文化精神，在經濟層面互助、共享，並將部落知識轉譯，走出不一樣的部落旅遊樣態。

展望部落觀光的未來，期許遊客能夠藉由親身體驗，認識原住民族真實生活樣態；身為原住民的我們，也能嘗試將寶貴的部落哲學導入觀光，豐富部落觀光的深度與厚度。

Panirsirngen do yanbonkay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董事長

瑪拉歐斯
Maras

世界 INDIGENOUS SIGHT

Issue

36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Maraos 瑪拉歐斯

總編輯：Magaitan 瑪蓋丹

統籌：孫琳鳳、希給·梧梅

編輯執行：曾瓊慧 Lovenose、賴星羽 Bali

美術統籌：賴星羽 Bali

地址：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電話：02-2788-1600 / 0800-581-600

傳真：02-2788-1500

E-mail：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編輯製作：今周刊代編部

統籌：羅景馨

文編：郭柏均、田俚聿

文字：郭柏均、邱睦容

攝影：黃建彬

美編：張為舜

插畫：林家棟

族語翻譯：馬月琴（達悟族）、蔡麗綉（邵族）

賴美妹（魯凱族）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

電話：02-2581-6196#336

傳真：02-2531-643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未經本會書面同意，請勿轉載。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2313-111X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



01

rako a vatvatek:mapipakatkak
so pilingalingayan do ili

建立正面、深度的部落觀光

經營模式

10

部落觀光不容易

每個人都要有三頭六臂

22

以外人視角

看泰雅文化

06

都市女孩闖深山

08

司馬庫斯
從一個部落變成
一個大家庭

14

做部落觀光
有好多學問

18

朝聖司馬庫斯
巨木

26

水蜜桃
是要被細心呵護的水果

30

以前參與不到的
長大找機會補回來

交棒 >>

交棒

泰雅其實很可愛

matyangulwalwadhane ka vai

阿禮部落位在中央山脈最南端的霧台深山，在莫拉克風災後遷移至山下永久屋居住。經常臺中、阿禮部落兩地往返的都市孩子Muni Druluan，返鄉路也變得更快速。

但是過往一家人相處的畫面並未隨著行囊移動至山下，仍停留在山與山之間。這次來到同樣位處深山的司馬庫斯部落，層巒疊嶂的山景會喚起Muni什麼樣的童年記憶？因團結發展部落觀光而讓族人安居樂業的泰雅人，又會帶給年輕世代什麼感觸呢？

註：Patarwamara: matyangulwalwadhane ka vai，魯凱族語「交棒：很可愛的泰雅」之意。





都市女孩闖深山

在都市出生、長大，
連假會跟著父母回部落

Muni Druluan / 溫磬

原住民族電影學院
活動統籌

很會說故事，
具有對任何事都能
有感而發且
長篇大論的能力

Let's Explore!



長大之後，逐漸發覺我總是在每一個高山部落尋找Adiri的影子。我的塢塢來自魯凱族最高的部落cekele Adiri(阿禮部落)，從平地開車要走將近2小時的山路。在總是「嫌東嫌西」的青少年時期，習慣都市生活的我，回Adiri最多的情緒就是感到不便與過時。舅舅們不斷輪番爬上屋頂修理老舊收音不良的電視天線、餐桌上最豪華的料理是一大鍋的排骨樹豆湯、人多突然用光的瓦斯使得大家輪流等大鍋水燒開再洗澡……我們時不時跟塢塢抱怨太久沒有吃到雞排、想念隨開隨看的第四臺，每天唯一的休閒娛樂只有在部落的小路間繞著、晃呀。此習以為常的返鄉之路，一直到大二那年莫拉克風災入臺而漸漸沖淡，當時連綿的豪雨重創Adiri，老家前的農路整個翻起來，我們家被遷移至山腳的永久屋。

遷移到永久屋後，只要下交流道沒多久就可以到外公外婆家。然而，住進永久屋5年左右，外婆去世了。我才慢慢意識到，原來我很想念山上部落，腦海中關於外婆的記憶，背景都是山上的Adiri清晨，外婆與外公相偕去務農，緩緩走入山間；他們在農舍開小山豬，我們幾個毛頭小子圍在旁邊好奇地想要幫忙，外婆一邊說小孩不會做，卻掩不住笑意的嘴角；外婆會將煮好的主食、也是族人最愛的手頭遞過來，對我們說他存數不多的中文單詞：「吃，肚子會餓！」

這趟Smangus的旅程，我最期待的就是農作的學習。以前外婆、外公總說我們年紀小又在都市長大，幫忙會危險，即便我們陸續成年，依然表示等我們長大再說。或許在司辰庫斯的高山上，我能一邊學習，一邊在心中跟外婆說：「Daudu你看，我已經長大到可以學習農務了。這邊的長輩雖然不是Rukai的，但他們也是kacalrisiane，人都很好，跟你一樣很愛主。」

Cekele Adiri跟Qalang Smangus一樣，基督教為主要的信仰，在Smangus的介紹網頁上，處處可見聖經經文的鼓勵與提醒。而Adiri於交通不易到達之處，階級社會制度相對維持較長遠，尤其外婆是隔壁部落領袖的么女，嫁來Adiri後對孩子更是從小提面命，時時叮囑我們的身分什麼能做或不能做。我們好像很容易覺得外來宗教、文化等進入部落，會深深影響族人的生活與思維，但望著開往司辰庫斯的山路，或許這些都是外人的揣測。傳統知識底蘊深厚的族人，想必可以走出一條傳統與當代並進的道路，這條路即使不好走卻無比珍貴。我期待親眼看見Smangus泰雅族人長輩們，對內部原青、外部世界展現他們的智慧與深刻的實踐。



司馬庫斯

從一個部落變成一個大家庭

海拔1,500公尺、1979年全村通電、1995年開闢第一條聯外道路，這些形容司馬庫斯的數字，遠不及在搖晃的車子坐上3小時，上上下下繞過幾座山頭，帶著搖晃的身體抵達部落入口來得實際。這個曾因地理環境而與世隔絕的部落，在30多年前因為發現巨木，成為炙手可熱的觀光勝地。

遊客們大量湧入，族人們也各自經營民宿，導致部落面臨相互競爭、感情不睦的問題。「如果持續下去，會毀了我們的孩子。」此念頭浮現在族人們的心中，於是在幾次的會議後，部落8戶人家決定一起蓋山莊、餐廳，並從2004年開始執行「共營制度」(Tnunan，泰雅族語「共同編織」之意)——土地共有、觀光共營。經過多年調整，目前分為文化教育、農業、觀光發展、生態環境、人事等9個部門，目標除了共同發展觀光，也要把獲得的資源挹注回部落教育、文化、醫療等面向，為下一代建立永續的概念。而整個部落分為三大會，處理不同層面的事務：部落議會(部落內部事務決策)、教會(信仰)、部落發展協會(公部門窗口)。

如今，部落的課題已非過去的人口外流，而是如何在觀光發展下，永續經營文化與自然。往年祖先翻山越嶺，找到寬闊土地留給子孫，當代的司馬庫斯族人，則以部落共營的方式，持續守護這片土地與族人。

司馬庫斯代表隊

觀光是司馬庫斯的主要產業，在這裡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每個人各司其職，都是不可或缺的螺絲釘。

頭目

Masay
Sulung



巨木組

Moto Masay



房務組

Kyomi Icye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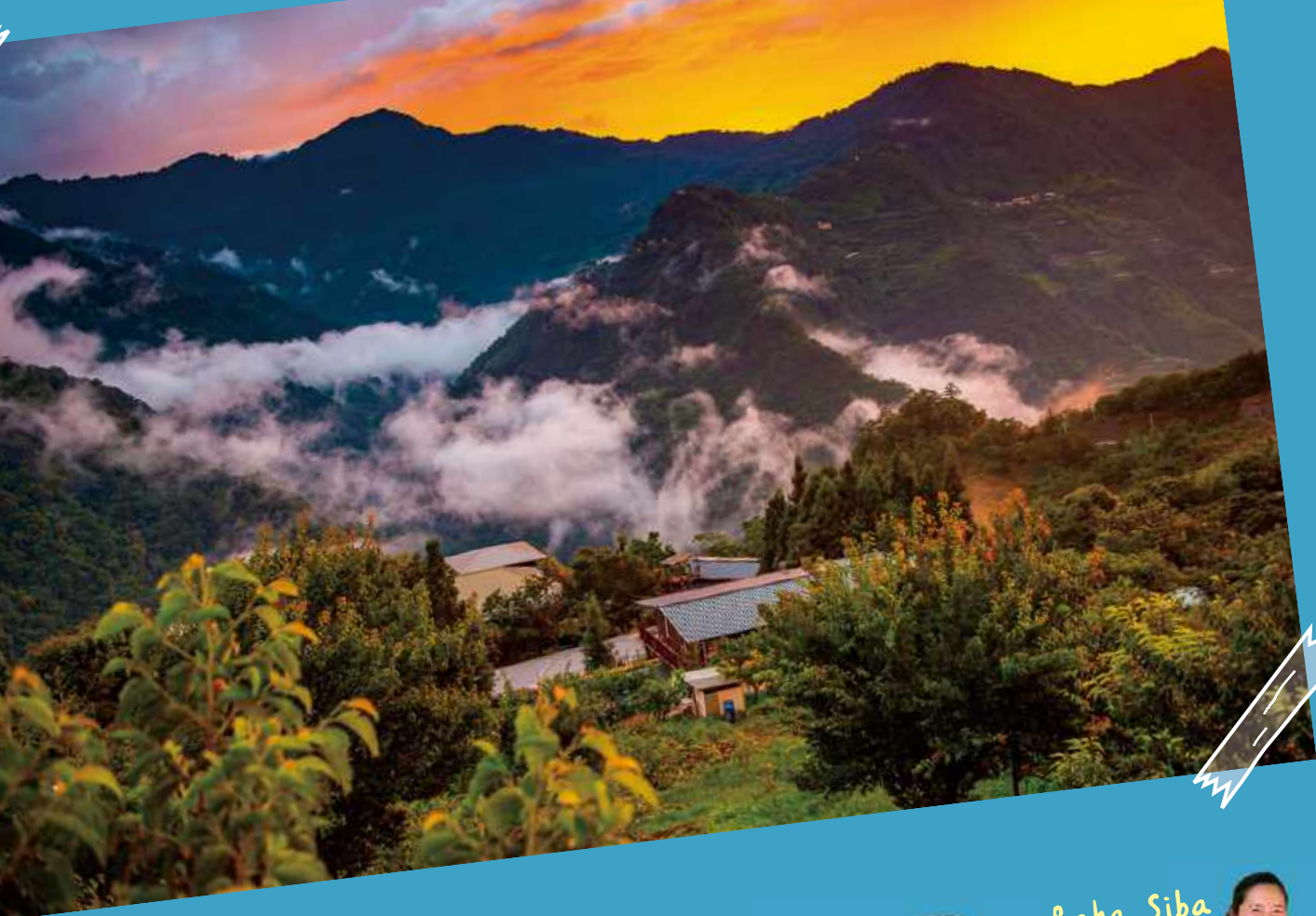
工作資歷
30 幾年



水蜜桃採收組

Lahuy Icyeh





餐廳組

Pinas Ieung

Ciwas Micyo

Wasiq Wuhan

Raha Siba



X



X



X



部落議會總幹事

Mu Masay

X



農業部部長

X



Pusing Yuraw

人事部部長

部落觀光不容易

每個人都要有三頭六臂

司馬庫斯觀光業務分成民宿和餐廳，由全部落共同經營，占部落7成收入。一起跟著Muni學習旅遊產業幕後的眉眉角角吧！



民宿組

民宿組的工作是整房，每天9:30到14:00是整房時間，工作內容包含備品替換、床單替換、衛浴打掃、地板掃拖。4組人馬（約20人，寒暑假會增加）負責2百多人的房間，掃完負責區域會接著到另一區支援，讓全部落房務工作能在旅客check in前完成。

過去司馬庫斯的床位是上下通鋪，可以住到4、5百人，但因旅客過多影響住宿品質、增加垃圾量，工作人員負擔也大，約在8年前調整住宿型態，增加小套房房間數、降低入住人數，也減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不論是輪調制度或住宿型態調整，都是經由族人共同決議的。



整齊的定義好模糊，
位置好難記，搞得我
很像在玩密室逃脫。



Kyomi老師示範房間備品的擺放方式，讓Muni作為參考範本整理其他房間。但Muni對自己很沒信心，常常東奔西跑來回對照。

餐廳組

餐廳組分成不同餐廳的內外場，從內場的料理、分裝菜盤、洗碗，到外場的帶位、送餐、與客人應對都是份內工作。





鬆餅

3年前，司馬庫斯觀光發展部長與族人合力推出下午茶餐點，供應披薩、鬆餅和蛋糕。在另闢的廚房內，4個人合力製作出60個披薩，揉拍麵糰、烤製成餅皮，再依照客人點單的口味，抹上不同的醬、撒上料。口味除了常見的海鮮、素食，另有山豬肉披薩，醬料則有紅醬和青醬，其中「打那青醬」口味以刺蔥取代九層塔，是山下吃不到的特殊風味！



打那海鮮披薩



素食披薩



泰雅山豬肉披薩



特別的是，房務與餐廳工作在司馬庫斯都是輪調的，今天負責民宿的組員，隔日會到餐廳工作。如果在部落待得夠久，仔細留心會發現服務人員都是出現在不同地方的熟面孔。輪調制度目的是讓族人能熟悉不同類型的工作，加上各工作工時長短不一，族人也能稍作喘息。

頭目的睡前故事

原本泰雅的祖先生活在南投山間，隨著人口增長，耕地不敷使用，「如果我們一直住在這邊，下一代會連馬告都不夠用。」於是祖先們開始往北遷移，翻山越嶺只為了讓後代有更寬闊的地方生活。最後祖先們在思源埡口分開，分別前往新北、新竹縣、宜蘭等方向，當時族人們不捨地緊抱樹木，連樹皮都脫落了。Masay頭目的祖先，選擇往b'bu Sasaw（東泰野寒山）落腳，即為現在的司馬庫斯部落。

歷經與殖民政府的對抗，以及戰後國家對於語言、傳統文化的抑制，加上位處深山，司馬庫斯族人歷經一段生活較為艱苦的時期。直到1991年，部落因「發現」巨木群、聯外道路開通，開啟觀光產業的生機，促使原本在外地工作的族人陸續回來，但也因此引發競爭。「巨木群是一起尋找的，步道也是一起鋪的，如果只看見生計，沒有愛在裡頭而各自為政，土地有一天都會變成財團的生財工具。」幸虧當時的頭目明鑑，實踐土地共有的理想，如同祖先為了把土地留給子孫而遷移的初衷，讓泰雅族群的命脈與文化得以延續。

最後頭目問起Muni家鄉部落的情況，並語重心長地提醒：「原住民的文化要回來，要堅守族人的尊嚴與土地。」



頭目做的木雕動物們



臺灣黑熊

以前山上的黑熊有好幾百隻，但因為人類太愛吃而幾近消失。所以頭目雕刻一隻黑熊，既是紀念性質，也提醒年輕人不要再捕捉牠。



貓頭鷹

當婦女有懷孕跡象時，貓頭鷹會在家裡附近啼叫。若是懷男生，貓頭鷹會發出「咻咻」的聲音；若是女生，叫聲為「ㄅㄧㄣ、ㄅㄧㄣ」；如果是一男一女，則兩種聲音都有，貓頭鷹簡直比超音波更厲害。



畫眉鳥

名為「繡眼畫眉」，是泰雅族的占卜靈鳥。獵人在打獵時可以觀察畫眉鳥的飛行方式判斷吉凶。若飛行得平順，代表「吉」；若飛行急促、左右搖擺，代表此行可能有危險。

做部落觀光 有好多學問

之前來過司馬庫斯嗎？對司馬庫斯的
想像是什麼？



我沒有來過司馬庫斯，但有去過對面的鎮西堡。我曾經在公視的節目看過這裡的共營制，當時覺得這種凝聚力很棒，其實我們部落這幾年落也想做民宿和觀光產業，就有人提過這個制度。

你比較喜歡做餐廳
內場還是外場？



內場。因為外場要和客人應對，加上有些客人的反應比較直接，情緒容易受到影響。內場可以專注投入在工作上，雖然時間很緊湊，伙伴間講話直來直往，但就是純粹反應工作上的狀況，心情不會那麼緊繃、在意。

今天參與民宿幕後工作，準備備品很手忙
腳亂，但為什麼打掃浴廁卻得心應手？



這可能跟族群性有關，我們魯凱族真的很愛拖東西、擦東西。以前看媽媽整天打掃都沒什麼感覺，直到不同族的朋友說：「你們魯凱族一天到晚在打掃耶。」才忽然發現我們好像特別愛清潔。我媽媽說過，他們部落打掃是拖整個馬路，還有類似叫人脫鞋才能走過去的说法。但把東西擺整齊真的不是我擅長的，別人都會把我折過的衣服拿起來再折一次，然後還很驚訝我有折過。



今天體驗餐廳工作的感受如何？



我以前有做過日式餐廳的外場，所以很快就上手，也知道怎麼應對客人。在內場我負責裝簡餐小菜和盛飯，比較困難的是每一份要定量，還要顧及顏色分配，好險我最後有成功做完。

看著那些泰雅的特色餐點，其實我們部落有討論做「排魯特色餐」，魯凱和排灣的人很常合作外燴料理，除了住得近，食材、烹調手法也滿相近。我們的特色餐可以有魯凱族的 abai，或是排灣族的 cinavu；還有族人超愛吃的芋頭，把比手掌還小的芋頭拿去烤成乾，可以直接啃著吃；另一個是樹豆排骨湯，我們習慣種樹豆，是個很養生的料理。

一整天參與房務、餐廳工作，有什麼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早上覺得好多房間喔，好像無垠無涯、沒有終點，不過跟我在都市工作的辛苦感受不同，這裡大家都一起做事，心態就比較快樂。最印象深刻的是輪調制度，讓我很驚艷，這模式代表的是對工作群體的信任度很高，每一個人在各種崗位都可以完成工作，彼此還能互相幫忙，非常團結，是不是應該要跟西方說一下我們這裡管理學很厲害？

還有另一個就是星星好多，想到以前我們在部落看到星星很多、距離很近時，都會說很像頭皮屑。

晚上和頭目聊天，哪些時刻讓你很有感？



應該是頭目在談話尾聲勉勵我的時候。我以前跑部落田調，也很常跟原住民長輩聊天，通常他們結尾都會和我說：「你是原住民的小孩，要加油。」可能因為臺灣原住民族人口少，就算不是同一族，只要是年輕人，長輩都有同樣的關懷和期望，聽到這句都覺得很感人。

不管哪一族都有「長幼有序」的問題，很多時候因為輩份低，常常有「輪不到年輕人講話」的感受，只能低頭做事；就算婉轉地給建議，長輩還是會有微詞，除非你做特別多事情、幫非常多忙，才有機會在決策時給建議。很多都市原住民青年都會遇到類似情況，所以滿羨慕司馬庫斯，這裡滿平權，能做決策的人都很年輕，長輩很信任他們，也間接讓年輕人更願意回來做事情。







朝聖司馬庫斯 巨木

司馬庫斯以巨木聞名，到底巨木是怎麼被發現的？沿途風景和泰雅族的遷徙歷史、產業有什麼關係呢？走在族人們的傳統領域，從各種細節解鎖司馬庫斯吧，出發！

*「神木」是外來說法，當地族人以「巨木」稱呼。



眺望泰雅傳統領域

在步道的碎石坡向外看，這一片是部落的傳統領域，由泰雅族人守護這片土地。前方的番社跡山，高度約1,500公尺，有些緩坡是泰雅族人曾經住過的地方，族人也在這一帶和日本人打仗過。

以前我們在這條路上打獵、種香菇，只是不知道「神木」的存在，或著說我們看過巨木，但不以為意，因為以前沒有「神木」的概念。

沿著底下的Tazing（塔克金溪）往源頭去是大霸尖山，泰雅族人的遷徙路徑便是從大霸尖山順著溪流到司馬庫斯，再慢慢往下擴散。所以前山（尖石、那羅）的人若說：「我是從Smangus來的」，就是這個原因。而Tazing也是大漢溪的上游，我們保護部落生態，也是在守護石門水庫。

直到1990年代初期，族人到拉拉山看見所謂的「神木」，又經由上帝托夢去尋找巨木，才「發現」司馬庫斯巨木的存在。



沒什麼雜草的緩坡

通常山徑上若有特別「乾淨」、沒什麼雜草的緩坡，代表常常有人在此地活動。每當族人要下去溪谷或移動到對面的山，會先集結做禱告、整理裝備和食材，因此山徑才會有些雜草較少的地景。





像是把果園改種楓樹，形成步道賞景路線，這些規劃都是有長遠的考量。長輩常叮嚀不要把水蜜桃看太重，因為未來氣候會轉變，要懂得分散風險。

留給後代子孫的柳杉林

這一片地原先沒什麼樹，族人便在此種植柳杉，可以作為做步道修繕的材料。

另一個大量種柳杉的地方是司馬庫斯部落下方。早期部落家戶都有種植水蜜桃，但經過部落討論、決議，水蜜桃應該種在緩坡跟不受颱風影響的地方，於是就改種柳杉，這些樹木也能留給後代蓋房子時分配使用。



沿途休息的涼亭 Tayux Raga

Tayux是「休息」的意思，Raga則是指「楓樹」。這個地方是由5個勤勞的兄弟Talah、Temu、Ahok、Miquy、Yukan開墾，他們各有所長如農業、體育、音樂、編織等，而司馬庫斯部落的人是Miquy的後代子孫。



Tayux Raga
Talah, Temu, Yukan, Ahok, Miquy, 五兄弟個個高壯勇猛，早期在這裡種Raga(楓樹)，最後也將生命奉獻此地，對族人貢獻良多。

水蜜桃的前輩：香菇工寮

發展水蜜桃當經濟作物前，司馬庫斯部落主要是種植香菇。香菇採好後要烘乾，方式有兩種，一是用放在工寮右邊的烘乾設備；另一種是天然烘乾法，先挖一條溝放入鐵桶，將木頭放在鐵桶裡面以高溫烘乾。現在機器已經移除，僅剩空蕩蕩的工寮。



為巨木修步道

在2021年因疫情封園期間，部落男孩子花了幾百萬買木料，用卡車和人力輪流將棧板運進巨木群。搭建步道的用意是保護巨木根部，避免遊客直接踐踏。



有味道的溪

巨木群步道有一部份為族人的獵徑，過去族人打到獵物，會利用天然的冰涼河水冰鎮獵物，因此河水會帶有獵物的味道。



我記得3歲的時候跟著爸爸、媽媽，從新光部落帶著香菇菌種到這裡。小時候都會在這邊吃山豬肉，吃完就長大了。

YAYA 巨木

YAYA是「巨大」的意思，這棵神木大約2,500歲，有45公尺高。能長得這麼高大，原因是這裡位於背風坡，又靠近水源，提供巨木生長的優良環境。



以外人視角 看泰雅文化

今天走巨木步道的感覺，會聯想到過去在部落的經驗嗎？



有啊，在走上坡的時候，身體記憶就會有點回想起來，小時候在部落走路也是——一直上坡、下坡，感覺很相似。尤其今天步道前段和我的部落滿像的，只是竹林沒有這麼茂密，小時候沒有東西玩，我們都會到處走，拔樹枝、拔草、撿石頭丟一丟、鬧著玩。這讓我想到一件事，我們部落的房子是一層一層蓋在山坡上，所以走在上層可以接到下層人家的屋頂。有一次看到一間屋子比較荒涼，我們以為沒人住、發現祕密基地，還呼朋引伴叫大家來玩，在屋頂上跳來跳去，結果一回家就被罵了，因為那戶有來問是誰的孩子在別人家屋頂上面跳。



今天在步道有發生什麼趣事嗎？



應該是走在山徑，前後都看不到人，深刻感受到自己發出的聲音混在山林裡面，你也有自己的聲音。其實我自己走的時候，有聽到好大的腳步聲，可是回頭又沒有看到人，一度懷疑是不是我發出來的聲音，但感覺那腳步聲很大、像男孩子的踏步，應該不是我。我為了找出聲音的來源，還原地停留30秒，最後什麼人影也沒有。冷靜下來看著自己的步伐，才發現聲音是我製造出來的，突然有自己跟著環境一起走、一起呼吸的感覺，我也成了環境的一部分。

在步道你有觀察到一些不起眼的地景，這種觀察是部落經驗培養出來的嗎？



這倒不是小時候的養成，比較偏向成長過程參與其他族人的導覽活動而訓練出來的。像今天我看到一片比較整齊的地，是因為之前聽長輩說過，當你在山林看到一片土地有被整理過，很可能是有人為使用才造成差異。

你與 Moto 老師的談話，有什麼想分享給讀者？



走出步道時下了太陽雨，Moto老師立刻騎車回家收衣服。我當下有驚覺，「啊，原來收衣服是他的工作。」居家形象和理事長的頭銜很不搭。昨晚到頭目家聊天時，也看到他幫小孩洗澡，這滿像近幾年討論原住民的性別觀，會發現現在性別分工很難概括地說哪一族是父系或母系。而魯凱族因為是階級社會，和貴族家族的長女結婚必須要「入贅」，但「入贅」是很華語的概念，實質的意義並不是這樣，這也不影響男女的家務分工。

今天和Moto老師談到跨族群婚姻，因為泰雅族男性是不能入贅的，如果遇到泰雅族男方和魯凱的貴族長女結婚，該怎麼辦？應該只能兩家長輩一起來吵了吧，但我還沒遇過這樣實際例子，我想命運應該有在刻意避開。

今天讓你最有感的是什麼？



因為我非常喜歡走路，走在巨木群的感受很好。我們部落都是小小的山路，以前都覺得走山路很無聊，這裡的人應該也認為這些路很稀鬆平常，就像我小時候住在石板屋也覺得沒什麼特別，後來好多觀光客在拍，才發現生活中很多自然而然的族群慣習，其實都是很寶貴與具有重要文化意義的。

Moto 老師有提到要培養孩子們族語學習的環境，可以分享你的母語學習過程嗎？



我從小在都市長大，只會講一些日常對話，像是「要不要吃飯」、「肚子餓」、「去洗澡」、「去睡覺」等，類似國一英文課本的程度，所以就沒辦法和外婆用族語聊天。我很認同Moto老師說的，族語要從小開始學，長大要再學另一個語言真的很困難。像有時候我媽媽講一些族語單字，我都會記在手機裡，可是每次打開手機看都會有一種全新的感覺，每次都得重新背，怎麼背都是前面那幾個單字，這樣永遠背不完耶。

Moto老師的想法很適合講給我媽媽聽，因為我媽媽都會對著你講一段很長的族語，期待你趕快回應，但這麼長真的聽不懂，我只好自己拆解單字，一個一個問。所以如果能從小培養孩子們的單字量，他們學習族語就會很快。





水蜜桃

是要被細心呵護的水果



司馬庫斯的兩大招牌就屬巨木和水蜜桃。水蜜桃不僅是一年一次的秒殺逸品，還有許多遊客會為了水蜜桃年年上山。除了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能種出又大又甜的水蜜桃，還有許多隱藏版照顧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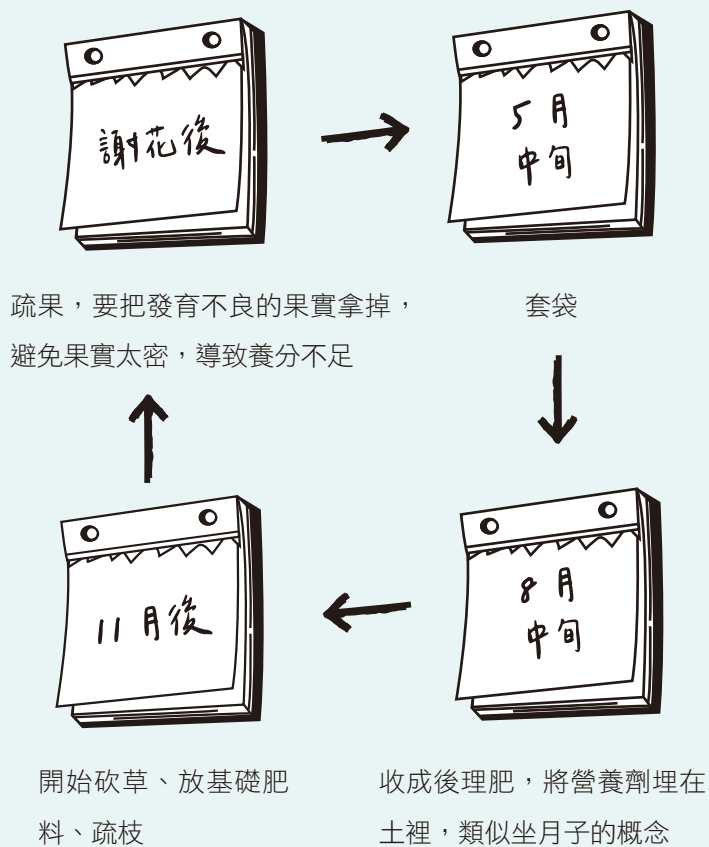
水蜜桃種植知識

- 司馬庫斯水蜜桃品種：早生黃金桃、晚生黃金桃。
- 一年只收成一次，所以要細心照顧，最怕颱風。
- 在司馬庫斯還未發展觀光產業前，幾乎每個家戶都有種植水蜜桃。以觀光為主業後，種植面積降低，目前有4區果園，約種植7百棵，每年約需套7萬個袋子。



- 搭鋸管：樹枝若下垂，水蜜桃會長得比較差，甜度也會受影響，所以果園都會搭格子狀的鋸管，支撐樹枝。
- 水蜜桃若太甜會裂開，裂果通常甜度較高。松鼠、夜蛾吃過的果實也非常甜。

管理程序



- 如果是健康的水蜜桃樹，一棵樹一季可以採收400至500顆的水蜜桃，老一點的果樹則是100顆。
- 水蜜桃樹大約生長15至20年為優。我們光顧的這一區樹齡都達15年以上，今年產季結束會砍掉果樹，讓土地休息，在其他土地種新的水蜜桃樹。

（ 一年除草3-5次：4月謝花疏果前、5月套袋前、6月採收前、10至11月放肥料前（若有空間也可以每個月除一次）。 ）

放 trngan (陷阱) 抓松鼠

- 時機：約5月中旬水蜜桃套袋後開始設陷阱，一天巡2次，分別是清晨與傍晚。
- 捕捉動物：條紋松鼠、赤腹松鼠、老鼠。

放陷阱的時候要把彈力棒夾在腋下，避免手沒抓好時，陷阱會彈到眼睛。



陷阱圖

細鋼索，過去是用苧麻線或細藤類。陷阱圈直徑5至8公分，約為鼠類頭型大小。陷阱圈要離跑道有點距離，差不多是動物疾行時頭的高度

每年捕捉到的量都不一樣，如果山上的果實長得很好，松鼠就比較不會下來果園吃。而陷阱放置的數量沒有定量，會挑選周圍有樹的地方放（松鼠也會走地面，但特別喜歡走樹枝）。

卡棒

鐵絲製作Fori（卡棒）

卡棒棒

削尖的木片，插入跑道縫隙

每天晚上都要抓夜蛾

在準備採收水蜜桃的時節，每天晚上9至11點（夜蛾活躍時段）都要至果園報到。被夜蛾吃過的水蜜桃會爛掉、不能賣，因此要防止夜蛾入侵。司馬庫斯的4片果園相加，每晚平均會抓到20幾隻，若是掉以輕心，可是會有幾百顆水蜜桃受害。

- 夜蛾種類：落葉夜蛾、斜紋夜盜蛾、小型夜蛾。



夜蛾吃過的水蜜桃會留在樹上，歡迎其他動物們繼續吃這類水蜜桃，不要觀覷其他類。



● 防治法：

1. 黏蒼蠅版，能夠防小型夜蛾。
2. 寶特瓶內置「愛情陷阱」賀爾蒙，防小型夜蛾。
3. 手抓：當夜蛾停駐在水蜜桃上，快手抓夜蛾的翅膀，讓牠終生與水蜜桃分離。



採水蜜桃囉！

採果

每年7、8月水蜜桃收成，是司馬庫斯農忙的日子。先把袋子拆掉，像握雞蛋一樣，稍微轉動水蜜桃，要注意保留果柄。果柄脫落的話，蟲容易從果柄銜接處跑進去，保存時間便會減短。拆完之後收入袋子、再放入籃子，避免水蜜桃刮傷。



採收水蜜桃時我們通常不會吃早餐，來吃不能賣的水蜜桃。



分裝

拆袋→依重量分級、裝箱→用包裝條包覆水蜜桃兩側，要盡量拉緊保持穩固→再次檢查是否底部有瑕疵，將箱子分堆放置→出貨。



整理瑕疵水蜜桃，零售給部落遊客

以前參與不到的 長大找機會補回來

今天參與水蜜桃的農事，有什麼感想？



這可能會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放陷阱。因為魯凱族的女生不太會參與狩獵，加上陷阱又屬於手作，我又特別不會編東西，魯凱族的編法只會最簡單的十字繡，所以Mu老師在講「L型」的時候，我內心一直吶喊：「L型在哪裡？」

像我對抓夜蛾就沒有障礙，我不會怕動物。只是聽到Lahuy老師說有長輩會從晚上8點巡到12點，一方面佩服務農的人果然很勤勞，二方面也感受到上一代跟我們這一代有著不同個性。至於採果，我非常敬佩Lahuy老師可以快速辨認哪些水蜜桃壞了、哪些沒有，他幾乎不用拆袋子就能看出來，但我都要花很多時間偷瞄。最後在分裝場我很擔心耽誤進度，因為大家都很熟練，但我一直拉斷包裝條，一連拉斷了4、5條，包了幾十顆後才比較上手。一整天下來，發現水蜜桃農事是很細膩的工作，原本以為是純粹的體力活，但有很多的細節要注意。

這3天待在司馬庫斯的日子，最讓你有感的部分是什麼？



在司馬庫斯共有、共享的制度下，每個人都很認真，不像我們在外面領薪水工作，有時候會偷懶，這裡的人都帶有使命感，整個族群、家人一起把每件事情做好。加上這裡的工作是輪替制，每件事都接觸得到、每一件事情都要會，從櫃檯接洽、農作，到廚房內外場、房務整理，要學習的東西非常廣泛，所以他們十幾歲就能獨當一面。我相信這樣的模式，對族人、對下一代的能力培養會是很大的幫助。

經過這次學習，您有什麼想對都市原住民青年說的？



我很羨慕司馬庫斯的年輕人，可以在熟悉的環境長大。作為都市原住民，一開始回去部落時，格格不入是難免的，就像到一個新的群體也會有的尷尬，但應該要放下心理的障礙，把事情學好比較重要。認真照著做、不要預設太多，就能讓更多族人認識自己，快速打入群體！

捧著司底庫斯族人送的水蜜桃、揮手說再見，接著我們開車下山。看著窗外山景，想起過去每次從部落離開，也是相似的場景——車上滿載老人家栽種的蔬果與畜養的山肉，外公、外婆站在老家門口，我們拉下車窗、大聲向他們道別。我從後座擋風玻璃回望，部落的草、樹與天空被快速後拋並留在原地，外公、外婆的身影越來越遠、越變越小。「族人終究要回來部落，我們的年輕人總有一天要回來，所以土地一定要守住。」想起某一晚，頭目Masay對我說的話。

按原本的法規，部落族人在遷移至永久屋前，必須拋棄山上部落的土地權。導致Cekele Adiri的對外道路即使變得脆弱不穩，卻沒有太多族人願意遷移。怎能因為外來因素就輕易離開祖先已居住幾百年的土地呢？他們沒有人權得，於是在族人們的堅持與陳抗之下，終究得以保留自己的土地。每次回山上掃墓，塬壩與幾個長輩總會戀戀不捨地多繞幾圈、多看幾眼，我們的土地如今雖然看來殘破，卻無損它在家人心中的記憶與地位。

在司底庫斯的日子正值7月底，上山避暑的遊客絡繹不絕，當地族人說明因為人力吃緊，暑假是沒有辦法排休的。他們輕鬆的口氣，讓我不太能理解如何能二個月不休息？對於一直在都市工作的我，光聽聞就感覺窒息。

這3天跟著當地族人的日常，每日輪值不同工作內容——房務清潔、餐廳內外場、採水蜜桃、水果包裝與裝箱……看著他們互相打氣、吵鬧與陪伴，即使已經滿頭大汗、渾身塵土，每個人的眼神仍然有光。他們不懼勞動，因為每一次的付出，都是為了自己的族人、為了自己的部落、為了自己的後代。

回想山上部落的日子，總覺得無以回報族人長輩與故土的養育。他們的確也從沒想過晚輩的回報，只希望我們謹記，對於大自然一切的賜予都滿懷謙卑地感謝並用心珍惜。車子越開越遠，想起道別前Masay頭目對我說：「Muni，你是我們原住民的孩子，所以要加油喲！」他吹奏口簧琴的樂音，開始在腦中嗡嗡響起。

2022.07.27







交棒 >>

